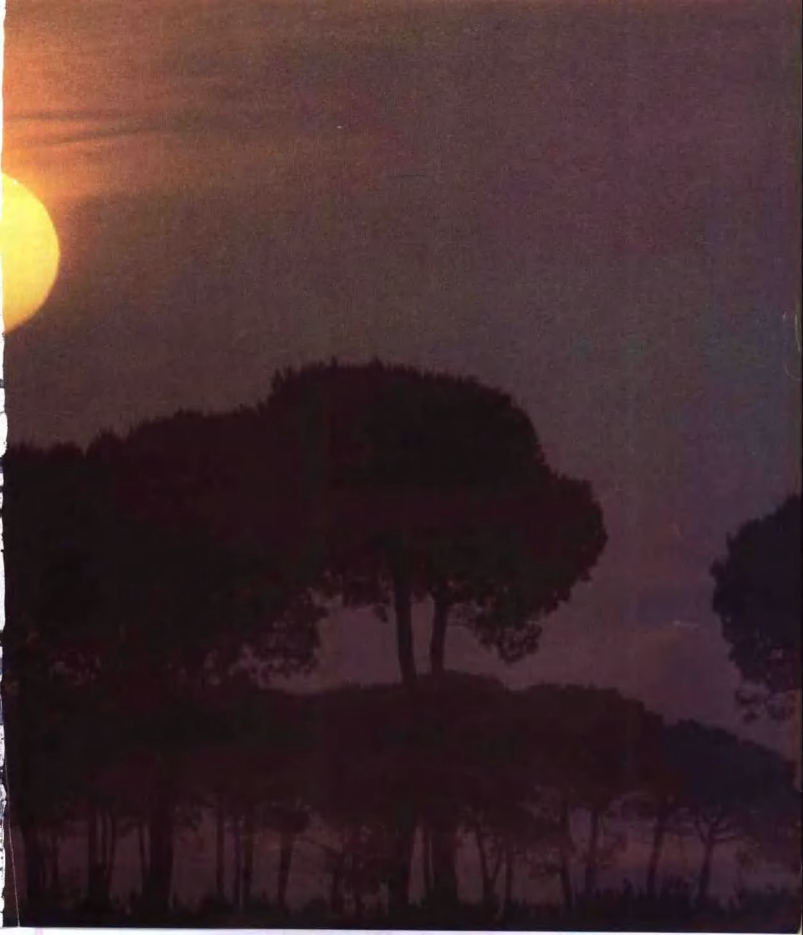


歐洲的荒原

時代-生活叢書 世界原野奇觀





















歐洲的荒原

時代 - 生活叢書 世界原野奇觀

道格拉斯·波亭

與時代 - 生活叢書編輯合著

在地球的歷史上，人類第一次有能力把環境
破壞到足以危害所有物種生存的程度。

不顧一切地開發自然，漫不經心地浪
費資源，眼看就要使我們留給子孫後代的
是一個物質與精神均極貧乏的世界。

第十四屆荒原會議致送給聯合國的宣言，1975年

時代 - 生活叢書

總編輯: George Constable

副總編輯: George G. Daniels

世界原野奇觀

本書編輯: Dale Brown

時代 - 生活叢書中文版

編輯: 張柱

助理編輯: 陳賢英

編輯助理: 王兆蓮

本書譯者: 時代公司 高瑞武

出版者: 時代公司

作者: 道格拉斯·波亭 (Douglas Botting)
生於倫敦, 在牛津受教育, 是個作家和攝影家, 曾經到世界許多荒野地區探險, 進行科學性的探索並拍攝紀錄片。他到過北極地區的西伯利亞, 也到過阿拉伯半島南部; 曾經乘汽球飛越東非, 也曾乘氣墊船在南美洲奧利諾科河順流而下。皇家學會和皇家地理學會所組織的馬托格羅索高原探險隊, 他是隊員之一; 他也是皇家地理學會的會員。他拍過許多電視紀錄片, 也有幾本關於歷史和旅遊的著作, 包括一本德國探險家科學家阿歷山大·馮·赫波爾德的傳記。

顧問: 約翰·伯頓 (John Burton), 現任“世界鳥類雜誌”的編輯、動物保護協會的助理秘書, 是博物學家和動物地理學家, 對於歐洲的原野有廣泛的知識, 也對於保護歐洲的現存野生動植物甚為熱衷。他寫過幾本有關野生動植物的書: 考林斯公司出版的《歐洲兩棲動物及爬行動物實地指南》, 他是合著者之一。在本書中第七章是由他撰述, 描寫他和道格拉斯·波亭兩人穿過多瑙河三角洲的旅程中的見聞。

封面: 比亞洛維扎森林中一棵被風吹倒的角木樹的100尺長樹幹上, 長滿了蜜菌和蕨藏。比亞洛維扎森林在波蘭蘇聯邊界, 是個原始森林, 有巨大的橡樹、雲杉樹和角木樹, 也有松樹和雲杉, 是歐洲至今仍然留存的少數混合森林之一; 在人類開始從事農業之前, 歐洲很多地區都是這一類混合森林。

1/歐洲的最後一批荒野	16
-------------	----

隱形求存者	34
-------	----

2/飄越高峻的阿爾卑斯山脈	44
---------------	----

3/在雪線的邊緣	54
----------	----

處於窮途末路的獸類	70
-----------	----

4/原始森林	80
--------	----

不見天日的植物	96
---------	----

5/安大路西亞的沙漠	104
------------	-----

不停的侵蝕循環	120
---------	-----

6/荒涼的沼澤	130
---------	-----

穿過多瑙河三角洲	144
----------	-----

7/到西方羣島去	156
----------	-----

海鳥及其羣居地	170
---------	-----

參考書目	180
------	-----

誌謝與圖片來源	181
---------	-----

索引	182
----	-----





歐洲大陸的天然特徵

歐洲的參差不齊地向四面八方伸展的大陸，以及它的各個半島和海島，包括了左邊地圖上灰顏色範圍以外的所有陸地區域。雖然大部分風景已被人類改變，可是支配各個基本特徵的，還是地質和氣候等等令人無法抵抗的自然力量。

一列列大山脈標誌着在地殼構造的壓力下，大陸的地殼起了褶皺的地區：西北方是原始的卡利多尼亞山脈；東面的烏拉山脈構成歐亞兩洲的天然分界線；南方有伸展得像個巨弧的已被侵蝕的赫斯尼亞山脈，以及山脊陡峭的幼年山脈阿爾卑斯山脈。

最近的一次漫長的冰期在10,000年以前結束；在這次冰期之內，歐洲有很多地區都被冰塊覆蓋着，大西洋海岸向西伸展到大陸棚邊緣。其後氣候逐漸變暖，海水上升，使歐洲變成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形狀，冰封地區縮到像今天那麼小，四個廣闊的植物帶擴大到覆蓋整個大陸（除了最北的苔原地帶，其餘的全部繪在左圖上）。支配這幾個帶的天然植被中，只有少數殘餘逃過了被人類摧毀的厄運；而它們能夠繼續留存，還主要是因為它們已被列為自然保護區。它們是歐洲的最後一批原野地區。

在地圖上，針葉林區是灰綠色；落葉林區綠色；地中海地區淺綠色。永久冰封地區是白色，冰河時期冰塊的最大範圍用白線表明。水深不足600呎的領域是白色；600呎以上的是藍色。本書討論到的自然保護區用紅色標出。三個方框中的地區在標明的頁上有放大圖。

1/歐洲的最後一批荒野

人類已經與土壤隔離，也與世界上其他生物隔離，而我確信人類因此而大有所失；他的智力已經進化到超乎他作為一個生物個體的需要，但是直到今天，他仍然必須凝神注視地球上某一未曾受人類騷擾的部份，才可以得到安全感與歸屬感。

加文·麥克斯維爾 / 《明水之環》

整個下午氣壓計的指針一直在下降，到了黃昏，低到了“風暴點”。屋子前面向小灣裏的海水仍然平靜，可是天上的雲開始加快飄行，我知道這表示快要起風了。天氣預測報告只是證實了我知道的事情。“所有船隻注意！”廣播電台說。“這是強風警告。冰島、法羅羣島、羅卡爾島、赫布里底羣島。強風至大風級風，由西北風轉為西風，風力九級，正在逐漸加強成為十級狂風，即將來臨。”

我在那裏過冬的這間舊燈塔看守人小屋，位於蘇格蘭西部高地海岸，正好在即將來臨的風暴的前進路線上。小屋和岸邊距離僅一箭之遙，站在門口我可以直接看到海；在我和北美洲赫德遜灣以及拉布拉多半島海岸之間，除了幾個小島和2,500哩寬的波濤洶湧大西洋之外，沒有別的東西。猛烈的冬季風橫掃西部近海地區，狂暴地襲擊高地海岸時，只有赫布里底羣島中那狀如石雕臥獅、聳立在海中的艾格島產生輕微的擋風作用。在越來越陰沉的天色之下，我忙着收拾東西，把橡皮筏拖到海灘的滿潮線以外，翻過來拴緊。一切可能被風吹走的東西我都搬到屋裡去，又把門窗都關緊。然後，像汪洋大海中一個已經把帆收好、把輪門釘牢的經驗豐富水手一樣，我靜待風暴前來肆虐。